巢湖岸边的李家大院

■刘业勇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母亲从安徽巢湖市的家中打来电话说：我们家40多年前住过的旧居“李家大院”修葺一新，从市文物保护单位升级为省文物保护单位，并且是巢湖市唯一的省级民居文保单位。这个电话像电脑上被触动的按键，一下子打开我记忆的数据库，40年前的如烟往事又渐渐清晰。

1954年，25岁的父亲随南下的解放军从山东老家来到安徽，由于身负多处战伤，加上地方工作需要，怀揣一本《残废军人证》（后改为《残疾军人证》）提前转业，脱下军装，被任命为巢县（巢湖市当时是县，后撤县建市）柘皋区区长，也许是父亲有一段在南京汤山炮校当教官的经历，1964年，又调任巢县农村干部学校校长，这个学校的校址就是“李家大院”。1964年，我刚刚5岁，牵着两岁的弟弟，随父母一起往学校搬家，一辆大板车（如独轮车大小的架子车）装着一家4口的全部家当来到“李家大院”，住进这座当时巢县最著名建筑的主楼。“李家大院”坐落在今安徽省巢湖市西坝口汤家闸，1929年由木材商人李鼎新修建，由一栋三层碉堡式主楼和几个大小不等的院落组成，加之院外的附属建筑，有几百间，均为砖木混合结构。院内木雕砖雕石雕俱全，集江南民居及徽派建筑风格为一体，兼有北方城墙形态，造型粗狂又不失婉约。1949年后，李家人陆续搬出大院，大院收为国有。我家住在主楼的一楼。当天，我就爬上楼顶举目四顾，整个县城几乎尽收眼底，方知这栋三层楼房居然是当时巢县最高的“大厦”。楼的南边不远处是波光粼粼渔帆点点的巢湖；东边是一条河，直通长江，谓之天河，西边也是一条河，直通巢湖，叫后河。当时“李家大院”已陆续住进一些人家，能听到楼下狗吠鸡叫，大人的呵斥，孩子的哭闹，还有戏匣子里传出的庐剧和李焕之作曲、方金扣演唱的《巢湖好》。

一楼共两间半房，外加一个楼道。父亲说：“‘李家大院’是全县最好的房子，要倍加爱惜。”我一看，不论楼房平房，果然很大，窗户居然都是玻璃的，玻璃在当时的巢县属奢侈品。楼板是油漆的木质地板，楼的顶层是水泥地面（水泥在建楼时叫洋灰，也是舶来品）。一间间房屋组成一个个天井，如同北京的四合院，依次连缀，曲径通幽。地面是大理石和青石铺成的图案。走廊是一排排用整根木头做成雕着图案的支柱，如同颐和园的长廊。门窗的木框也是用整块名贵木料镶嵌在灰色的墙壁上，特别是那砖缝细密足有二尺厚的外墙，令人想起长城的城垛。爸爸说：“这么坚固的房子，可以抵挡一般的枪炮，就是炸药包也很难炸开，我们住的这幢楼，也是一座炮楼。”简单粉刷之后，支上床，我们全家住进了“李家大院”。

两年后，“文革”爆发，学校全部停课。1967年夏，巢县以南的芜湖市“造反派”和“保皇派”发生武斗。“造反派”北上，与巢县的“造反派”汇合，要在巢县“破四旧、立四新”，砸烂“封资修”，而古色古香的“李家大院”作为资本家的老宅自然就成了“造反派”摧毁的目标。一天早上，一辆卡车和一台推土机停在了大院门口，从车上跳下十几名全副武装的“造反派”，他们拿着铁镐铁锹铁锤钢钎直接冲进院子，对着我家的那块雕着“西厢记”人物图案的大门砸起来。我和弟弟吓得躲进屋里。“放肆！”爸爸闻讯喝道。“这是封资修！砸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造反派”回应。“这是国家财产！你们在犯罪！”“你这个走资派胆敢保护这些‘四旧’！打倒走资派！”“造反派”们放下工具就要上来揪我父亲，突然，走在前面的几名“造反派”停住手。原来，早有准备的父亲为了阻止这些“造反派”的破坏，特地换上了军装，同时，把他在历次战场上荣获的军功章密密麻麻地挂在胸前，右手拿着一把日本枪刺。“造反派”们愣住了。父亲吼道：“你们这些兔崽子，老子打鬼子时，你们还在娘的肚子里翻跟头。今天，你们要是敢动一砖一木，让你们站着进来，躺着出去。这把刺刀是我宰了两个小鬼子缴获的！”说着，举起那把日本枪刺挥舞起来。这时大院里当年徐海东的马夫、老红军乔伯伯，经历过“皖南事变”的新四军老战士张伯伯、柯伯伯，抗日联军老战士解伯伯，解放军老兵朱伯伯、江叔叔、徐伯伯等都举着家伙冲在前，当过儿童团员的母亲则举着一把红缨枪，还有很多当过兵和没当过兵的邻居全体男女老少也抄起家伙陆续围上来，面对带着枪的“造反派”毫无惧色，大家反复朗诵毛主席语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软硬兼施，说服“造反派”停止破坏。

如此阵势，“造反派”们怕也没见过，几个头头嘀咕了一下，终于打道回府。当时安徽的武斗惊动了中央，时任12军军长李德生奉中央之命，率军宣队亲临芜湖等地，平息了这场武斗。但由于“文革”还在继续，我父亲及大院里的几乎所有的老干部都成“走资派”“三反分子”，戴高帽上街游行。大人们没逃脱厄运，但“李家大院”被保护下来。这件事令我感动，平时这些邻居给我的印象并不太好，但当自己的家园和国家财产受到侵害和威胁时，他们的奋不顾身，令我刮目相看！

1969年，安徽发生洪灾，巢湖水位暴涨，“李家大院”被淹没在水中，我们全家和邻居被迫搬到地势较高的卧牛山上。两个月后，大水退下，我们又搬回来，当时，很多被淹没在水中的房屋都倒塌了，“李家大院”墙角和地基被大水冲得裸露出来，这时，一些灾民也搬进了大院闲置的房屋里，此时，“李家大院”的几十间房加上前后院几百间房屋全都住满了人。灾后重建，大家认真加固地基，清理杂物，粉刷墙壁，修补门窗，喷洒药水。二楼搬来的新邻居锁伯伯是志愿军的宣传队长，会写美术字，为了防止“造反派”再来破坏，锁伯伯、父亲及邻居们把院外的墙壁上都用油漆写上不怕日晒雨淋的毛主席语录，在每家的入门处安置一个“宝书台”，把石膏制成的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端端正正地放在中间。使“李家大院”躲过一次次劫难。

那时的巢县，四季分明，一派田园风光。春天来了，湖畔的垂柳吐蕊，天河后河的鹅鸭游弋。夏日，大院的人都搬到楼顶平台过夜，在水泥地上，一方篾席铺开，一家人躺在上面享受天伦之乐；深秋，站在楼顶，视线越过天河、后河、官圩，家塘圩，金黄色的水稻波浪滚滚，瓜果飘香；冬天，银装素裹，河面结一层薄冰，像一面映衬蓝天白云的镜子。那时，不论是两条河的河水还是巢湖水，都是可以直接饮用的，连明矾都不用放。

随着入住“李家大院”的人口的增加，大院的社会成分也变得复杂，除工农商学兵外，也有出身地主、富农、商人、小业主以及华侨和外籍人士等。人员的职业不同，文化程度和素质也参差不齐，邻里之间的纠纷、摩擦时常发生，甚至为一点针头线脑的事大打出手。每当有冲突发生，大家便主动上前苦口相劝，最后也其乐融融。我小时候，能听到各种方言在这里汇聚，也常常品尝到每家餐桌上的风味美食。大家来自全国各地，但住进一个院，就是一家人，大家除了尽力呵护来之不易的缘分，更是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家园——“李家大院”。以至于2011年政府确定“李家大院”为文物保护单位时，“李家大院”依然基本保持着当年的原貌，而当时的巢湖市，几座城门、十几公里的城墙、包括诞生过成语“洗耳恭听”的遗址洗耳池等几乎所有的历史遗迹都早已荡然无存。

邻居们在“李家大院”繁衍生息，有了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过着自给自足的和谐生活，享受着天伦之乐，好几家甚至成为“亲家”。他们用生命捍卫着自己的家园，并且把对自己家园的捍卫顺理成章地延伸到一种家国情怀、升华为一种民族精神。上世纪60年代，中印边境冲突，大院里有青年应征入伍上前线，抗美援越的队伍中，有大院子弟的身影，1969年的珍宝岛战斗，有大院的儿女冲在最前线，70年代，国家号召大西北戍边，大院的适龄青年走了4名，直至1978年3月，我与大院的姜志远、王小明、吴晓明、任华等8人同时穿上军装来到第二炮兵和海空军部队。

上世纪90年代，巢湖市（此时巢县已撤县建市）全城开始大拆迁，“李家大院”也列入拆迁范围，邻居们得知此消息，纷纷上书政府，要求保留，专家论证后，确认“李家大院”是巢湖市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历史文化民居，2011年政府确定“李家大院”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要求邻居搬出，此时，邻居们方知自己争取来的“李家大院”住不成了。虽然政府给了一定的补偿，但是，搬离几代人居住了几十年的家园，还是难舍难分的。然而，政府一声令下，深明大义的邻居们还是一步三回头地陆续撤出了“李家大院”。一个个故事在院里面封存，一段段记忆在大院中沉淀，这记录着巢县90年变迁的大院，这寄托着我们几十年情感的深宅终于又一次被保存下来，与我们共同走进新的时代、新的梦想。

大院里，有父亲和邻居们亲手用砖石垒砌的支撑立柱、修缮的一扇扇门窗，有父亲亲手更换的火表、电线、夯实的“三合土”地板，有我们全家用了几十年的灶台，有父母栽下的“仙人掌”、“拐枣”树和冬青树，有诞生了我妹妹和小弟弟的木床……父亲去世后，没有回山东安葬。他生前要求我们把他葬在一个可以看到“李家大院”的地方，妹妹和弟弟经过选择，确认巢湖东北方的鼓山寺公墓是最佳地点。我们把父亲的骨灰、连同他骨灰中的日本炮弹片和子弹头，一起放在鸽子笼大小的匣子里。沿着坐北朝南的公墓举目望去，巢湖市尽收眼底，不仅“李家大院”隐约可见，连大院镇守的湖泊、河流、田园、村庄也一览无余。而“李家大院”主楼的窗户如同眼睛，也在默默地深情看着父亲。

我离开“李家大院”后，只在1997年探亲时回过一次大院。当时，因父亲工作调动，我们家已搬到“洗耳池”公园附近的小区，邻居们也搬走了一些。失修的房屋开始破损，四周也长出了荒草。如今，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李家大院”会怎样？

在巢湖市网站的照片上，我终于看到了新修建的“李家大院”雄姿，原来“李家大院”早在2012年就已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下一个目标是申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她所走过的历史沧桑绝不仅是“文革”这段“历险记”，她经历和见证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炮火，其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文化色彩凸显出她无与伦比的价值地位。凝视着这座建筑，我脑海里突然跳出两个字：“长城！”是呀，这多么像俯卧在巢湖边的一座长城呀，三层主楼是烽火台，周围蜿蜒着的屋脊酷似城墙，与巢湖市鳞次栉比的建筑连成一体，一直延伸到浩瀚无垠的巢湖和波涛滚滚的长江。从这“长城”中走出去的人，有冯玉祥、张治中、李克农等爱国将领（3人的故乡均离“李家大院”不远），更有一批批后来者，他们接过先辈的火炬，用热血和生命连接起祖国四面八方的“长城”，共同护卫着自己的家园、保卫着自己的疆土。前两天，我和弟弟妹妹掐手算了一下，大院里几乎每家都是军属或烈属，或者是曾经的军属，更多的是已经离休退休复员退伍转业的老兵，当年大院邻居目前仍有30多名子弟在部队的强军路上建功立业，他们继承父辈的血性，在军旅大展宏图。他们中，有军事院校的教授，有航天领域的科研工作者，有军队的高级指挥员，有优秀士官、军医、舰长、飞行员、部队新闻工作者，也有为祖国洒尽一腔热血的烈士。“李家大院”在巢湖市首屈一指，多年来，被誉为巢湖市的“红色大院”。

“巢湖好，好风光，水接云天白茫茫……”李焕之这首悠扬粗犷的《巢湖好》又一次在我耳边响起。离开大院整整40年了，我分明感到巢湖岸边的“李家大院”在时时向我召唤。40年，当年大院里的父老乡亲都还好吗？大院养育了一代代人，并把他们送到祖国的四面八方，现在，她正深情地对远方卫国戍边的赤子们说：“孩子们，你们没有辜负大院的哺育，你们是‘李家大院’的骄傲，大院以你们为荣！”

标题书法：刘洪彪

趸船中军帐

■陶正明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又一个夏天即将来临，20年前那个夏天在长江流域抗洪救灾的一段往事又历历在目。

1998年8月，正值盛夏，酷热难耐，江西九江大堤发生了历史上的大决口，情况十分危急。我师奉命分批乘火车赶赴九江，参加封堵决口的战斗。地方领导听说了，专门腾出一个单位招待所的十来间房子用于师指挥所，师领导一人一间，其他几间住机关干部。我们下午4点来钟到了九江车站，机关同志立即报告了此事。我们婉谢了地方领导的好意，说这会儿吃住是小事，不能让你们操心，我们会自己想办法的！紧接着，我们分头去察看六个团和师直属队的任务区段。因不能行车，我们都是步行，一直忙到晚上9点多还没吃饭。到提前预定的地点陆续会合后，大家把情况简单地汇报并提出了建议。师长说肚皮在闹意见了，请把带来的方便面和矿泉水拿来，不一会就吃光了。

师指挥所设哪里？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应该尽量放在离部队近的地方，今天就在大堤上搭帐篷将就一下。这天晚上，十几个人分住在两个帐篷内，人多空间小，里面异常闷热。尽管不停地摇扇子，身上还是不停地流汗，实在受不了，大家都走到外面吹吹江风。这一夜谁也没合眼。早上天一放亮，师长就带着我们找地方，在大堤上来来回回好几趟，离部队近的地方实在找不出来可供容纳十几个人的房子。不知谁说了一句，那儿有个趸船，过去看看能不能住？我们赶过去看了看，趸船有两层，上面有几间类似小房子，下层是一个几十平米的钢板，是供船靠岸用的。有一个简易厕所，因洪水袭击，趸船好长时间没用，四周停了数十条小船，多数是一家一艘，有机械的，手摇的占多数。当时我们就定下师指挥部就安在这里，因为4个团都在一公里范围内，很方便，也省去了几部无线电台和几条有线电话。

我们当即着手布置作战室，趸船一侧挂上早准备好的红布，正反两面印上黄字，“部队指挥部”，下方挂着九江抗洪军用地图，图上标有上级、友邻单位和各团指挥所的位置，危险地段和责任营连。钢板一边并排铺五张单人草席，每席一个枕头、一条毛巾被，算是5个师领导的卧室。趸船没有厕所的另一头空地放两张演习指挥桌，上面放一部电话一部电台，若干对讲机，算是作战值班室，每天有师领导和机关干部轮流值班。不值班的就下部队了解情况，晚上碰头汇总，安排第二天的工作。

睡在趸船上，有三大煎熬。一是热，钢板经一天太阳照射，温度一直持续到凌晨才有所下降，人穿裤头躺在草席上，感觉到热浪阵阵。二是吵，五个人有的实在熬不住，好不容易睡着了打起呼噜，那声可真是响，有人开玩笑说把趸船震动了，我听见感到很心疼，也很欣慰。还有夜里上级指示和紧急情况的电话声，长江中来往船只的汽笛声，没有一刻能安静的。三是蚊子叮，晚上洗澡得等天黑用桶系着绳子提趸船边的江水，到简易厕所里从头上向下浇，厕所的墙全是用铁皮包的，温度更高，洗一次澡出一身臭汗。这时身上味道特招蚊子，不一会，红包一个一个冒出来，两手不停地拍打驱赶蚊子！

就是这个趸船指挥部很不平凡，不仅多次召开过常委会、党委会等各种会议，还接待过军地各级工作组，地方领导带队的慰问团、文艺团队的名角大家。大家都是以床铺当凳子。记得杭州市的慰问团到了，非要在指挥部和我们共进午餐不可。我们除了机关炊事班送来的饭菜外，还通知附近团里送一两个菜来。吃着吃着，一位领导站起来说，你们住在这样的地方，不来，难以想象，来了看了，难以形容！什么叫军人，平时军人干什么，为什么伟大，今天我们全明白了！

时间住长了，附近小船的渔民也与我们熟悉了，他们知道我们单位和身份。有天下午，一个渔民拿了一条鱼送来了，自报家门说他姓熊，送的鱼是叫雄鱼，是九江长江一带的特产，好不容易才捕到一条，专门送来让首长们尝尝鲜，补补身子！推让谢绝不掉，盛情难却只好收下。师长说：老陶，你是湖北人，江上游就是你的老家，你会做鱼菜，晚上就看你手艺啦，别忘了给机关干部战士他们送点。我带着金干事，就近用老熊船上的灶台，烧了一大锅鱼汤，那味道真叫鲜啦！

有个战友吃好鱼，拍拍肚皮，诗兴大发：老熊送雄鱼，犒劳雄师兵，喝了雄鱼汤，老熊喜洋洋！

前不久我和师长在长江边又相见了，他早晋上将，还是那样熟悉亲热。他紧握着我的手，深情地说，老陶呀，我们到了长江边，就想起了九江抗洪，一晃20年过去了，你还记得吗？我说，这么大的事是终生难忘的！你在大堤上面对官兵的豪情壮语又在耳边响起：“同志们：我们用血肉之躯为九江人民堵住了生命之堤的决口，我们成功了，胜利了，巍巍庐山可以作证，滚滚长江可以作证，伟大的九江人民更可以作证！历史将永远证明人民解放军是无敌于天下的！”

奏响铿锵旋律

■严汝凌

“我们的路就在自己脚下，我们迈着坚定的步伐，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信仰追逐理想……”这首名叫“信仰”的歌曲，凭着青春昂扬振奋人心的节奏，在大抓军事训练的大背景下，一跃成为战友们必听的旋律。“自从我听着这首歌跑步，五公里越野能快半分钟！”常常听到身边的战友这样说。因为这首歌曲的创作者，不是网红也不是作曲家，而是我们学员组建的“荣光乐队”。

记得刚来军校不久，恰逢校“荣光乐队”招录新人。这消息似一缕灿烂的曙光，让我热血涌动。凭着10多年学琴的功底，我如愿成为了乐队的键盘手。一群有着同样梦想的青年，凭着似火的热情和执着的勇气在音乐的路上摸索前行，一年来已有3首原创歌曲成功冲进网易云音乐榜，其中《信仰》不仅荣幸地登上网易云音乐“收藏热门50单曲榜”，还被发表在“人民武警”推送上。面对这意料之外的收获，我终于觉得10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被母亲带到琴房，就被老师优雅的弹奏和高贵的气质深深地迷住了。老师的十指娴熟地在黑白相间的键盘上游走，美妙而灵动的音乐随即流淌出来，时而舒缓，时而激扬，宛若天籁之音。从此，我对钢琴有了一种别样的神往！“每个学琴的孩子都有一个艰苦的童年。”我终究也没能逃脱这个经历。那个午后，因为一首曲子怎么也弹不到预期的效果，母亲气得用戒尺不时敲打我的手指。“我再也不想学钢琴了！”我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大声抗争。委屈、痛苦和迷茫的泪水夺眶而出。

因为喜欢，终究不忍放弃。重新弹起钢琴已经是在两个月之后。“想弹就弹吧，我们相信你不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爸妈不企求你成名成家，只希望你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追求！”爸妈的话犹在耳畔。是啊，人生的路哪能说放弃就放弃呀！就这样，五线谱伴我度过了一个个寒来暑往。我在坚持中享受音乐的美妙，在坚持中获得成功的喜悦，在坚持中感悟人生的哲理。

如今身在军营，新兵训练场景处处令我感动，师生情、战友情时时令我激动，战友们在艰苦的训练之余，互飙军歌、鼓舞斗志的场面，更激发我创作原创歌曲的豪情。于是，偶有灵感，我们拨弦弄琴；一有空闲，我们细细斟酌，相聚切磋。为了不影响战友休息，我们一群人窝在狭小的杂物室，把走道当作训练房。因为有共同追求，所以总能迎难而上。主唱，键盘，贝斯，鼓手，在小小的排练房，一遍又一遍的排练，否定重来，否定又重来，经过千锤百炼，终于创造出一首又一首属于我们军人自己的铿锵旋律！

军校生活，规律而激情、丰满而热烈，创作的种子在这儿生根发芽。最近，我们“荣光乐队”欣喜地迎来了首张同名迷你专辑（EP）《荣光》的发布。正如歌词所写的那样：“奔跑的路就在前方，理想的光芒在闪亮……”

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满怀豪情地推出更多的优秀军旅作品，用金戈铁马、所向披靡的精神，用战地黄花、边关寒月的意境，丰富我们的生活，激荡我们的心灵，陶冶我们的情操，激励我们在强军路上砥砺前行！

那片荫凉（油画）

孙会忠作

长征 文学作品

第4211期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3时10分 印完4时10分